

19 號床是待產媽媽

19 床病人住進產房的時候，婦產科特別召開了一次全體會議。原來這是 醫院配合醫科大學傳染病系的一個研究項目：愛滋病母親分娩無感染嬰兒。愛滋病人入住進產房的消息頓時讓婦產科炸了鍋。開會時當著院長沒人

吭聲，等會一結束，全體護士齊聲抗議：「萬一感染了誰負責？」，連一些醫生都嘟嘟囔囔：「要是污染了手術器械、床鋪，造成其他病人的感染怎麼辦？」

囔歸囔，最後病人還是住進了產科病房，編號都是院長親自來挑的，特護病房，19 床。說是圖個吉利。護士長分派值班表，給這床分派人的時候，誰也不願意去。最後，剛從衛校畢業三個月的我，

戰戰兢兢走進了 19 床的病房。戴口罩帽子穿長袖不說，我還特意挑了一雙最厚的乳膠手套。19 床靠在床背上，腆著臨產的肚子，微笑著看著我進來。我以為得這種病的女人

，多少要有點與眾不同的，一打量，發現她很普通，頭髮短短的，寬鬆的裙子，平底黑襪扣布鞋，臉頰上

布滿蝴蝶斑，一個標準的臨產孕婦。「你好。」她彬彬有禮。我心跳如雷，僵硬的笑了笑。第一天護理就要抽血，而血液是愛滋病傳播途徑之一，想想都叫我頭皮發麻。大概是太緊張了，一陣下去沒紮進靜脈，反而把血管刺穿了。我看到她眉毛都跳動起來。我手忙腳亂地拿玻璃管吸血，又找棉球，小心翼翼地不讓血跡沾染到自己身體的任何一部分。清理完畢，看看她的臉色，居然風平浪靜。

「謝謝你。」聲音溫和而恬靜，標準的國語顯示出她良好的知識修養。回到辦公室，我忍不住說：「哎，這個 19 床，怎麼看也不象得那種病的人呀？」正在值班的李大夫抬頭反問我：「那你認為得這種病的人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句話把我噎住了。李大夫把 19 床的病歷遞給我：「看看吧。」翻開病歷一看，19 床運氣是真不好，本來是一所大學的老師，年輕有為，30 歲就升了副教授，前途一片光明，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遇到車禍，緊急輸血時感染了 hiv 病毒。誰都沒想到這次輸血會被愛滋病毒點中，直到她懷孕做圍產期保健檢查時才發現被

感染。從被感染那一刻起，
她的生命以被改寫。可憐那個未出世的孩子，據說母親感染愛滋病後生產的嬰兒，感染愛滋病的幾率高達20%—40%，而且生產中的並發症和可能的感染對於免疫系統被破壞的母親來說常常是致命的。現在她一邊待產，一邊起訴了那家醫院和當地的血站。估計能得到賠償，可是有什麼用呢？

19床的丈夫來的時候，婦產科又是一陣小小的轟動。一個愛滋病人的丈夫會是什麼樣子呢？我懷著好奇心，裝著查房，走進去。19床坐在床上，把腿擱在對面坐在椅子上的丈夫的身上，慢慢地梳頭髮，從頭頂到發角，安然悠然；丈夫幫妻子輕輕揉著因懷孕而腫脹的雙腳。對妻子的憐

愛從他的雙手不可遏制地溢了出來。陽光從窗戶溜進來，斑斑點點地定格在丈夫的手和妻子的腳上。這時，他們更象一對幸福的準父母。「你覺得孩子會像誰多點？」我整理著床鋪，聽著這一對夫妻細語呢喃，心裏不斷泛酸，原本是一個多麼幸福的家庭啊。「我！」
妻子嬌憨地

撒嬌。」「皮膚不能像你吧？」丈夫呵呵地笑：「看你的小臉都成花斑豹了……」在眼淚出來之前，我出來病房。

19床每天必須服用多種藥物，控制 hiv 病毒的數量，幾乎每天都要抽血、輸液。兩條白皙豐滿的手臂，從手背到胳膊，針眼密佈。我手生，加上害怕，常常一針紮不進，她卻沒發過一次脾氣，只是很安靜地看著我笑。護理一個多星期，我漸漸喜歡上她。雖然“武裝設施”還是必備

的，但是給她扎針我非常認真，給藥時也要重複幾遍，知道她明白為止。有時候，我還會為她買幾隻新鮮的向日葵，插在花瓶裏放在她的床前

。她的胎位一切正常，胎兒稍許過大，頭圍接近了生產極限 10 公分。不過為了避免生產過程中的感染，醫生早就商定了剖宮分娩，連手術計畫都擬好了，就等著產期的到來了。雖然離預產期還有一個多星期，但是 31 歲初產，又身患愛滋，所以病房上下都高度戒備，隨時準備進入待發狀

態。19床很鎮靜，每天看書聽音樂，還給未來的孩子

寫信，畫一些素描，枕頭下已攢了厚厚一疊。我問她爲何堅持要這個孩子，她的生育年齡偏大，又帶病在身。她並不在意我唐突，笑了笑：「孩子已經來了呀。我不能剝奪他的生命。」我猶豫了一下，還是說了出來：「萬一被感染了怎麼辦？」她撫摸著向日葵，半晌方道：「如果不試一試，孩子一點存活的机会都沒了。」我的心情頗爲沉重，病房裏出現死一般的寂靜。正要離開，她輕聲喚住我：「我想拜託你一件事，萬一生產時出了什麼事，我先生一定會說保大人，可是我的情況你也知道，所以無論如何，孩子是第一位的。」

我眼淚不可抑制地流了出來，這就是媽媽。

要來的躲不過。那天夜裏我值班，19床的手術已經安排就緒，是第二天上午，可是凌晨的時候，辦公室的緊急信號燈忽然閃爍起來，發出刺耳的警鈴，我猛地坐起來，一看牌號，「19床！」我一邊招呼值班醫生，一邊飛速地奔向19床的病房。慘白的日光燈下，19床的面色也是慘白慘白的。打開被子一看，羊水已經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紅色的。也就是說，子宮內膜

非正常脫落，子宮內出血了。

19床第一次臉上出現了慌亂的神色。出血就意味著孩子遭受感染的可能成倍增加。原本胎盤可以遮罩過濾愛滋病毒，但是生產中的出血以及分泌物通常使得嬰兒也被感染hiv她疼的額頭上全是汗水，仍咬牙強忍住配合術前準備工作。夜間擔架一時沒來，她二話不說下了床邁開步子就走。我攙扶著她，看著混著血污的羊水沿著她孕婦裙下腫脹的雙腿流下來。她不管不顧，反而越走越快，仿佛她走快一秒，孩子得生合不被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當她躺在手術臺上時，羊水已呈污濁色。這意味著胎兒處於危險的缺氧狀態。麻醉師給她實行了硬膜麻醉，我開始拿探針測試她的清醒程度。真要命，三分鐘過去了，她依然清醒地睜著眼睛，說：「很疼。」麻醉

師汗如雨下，這種對麻醉要沒有反應的體質他還是頭一次碰到，但是胎兒的狀況已經絕對不允許再加大麻醉劑量了。

她死死握住我的手，眼睛哀求地望著醫生們，聲音輕微而堅決，：「救我孩子！快救我孩子！別管我！」一

分鐘後，19床手和腳腕被固定在產床上，麻醉師也預備好了針劑。主刀的李醫生閉了閉眼睛，好似不忍心下手。這是我做護士以來，第一次在這個號稱“婦產科王牌”的醫生臉上，看到這樣近乎絕望的神情。手術刀迅速地在19床的對麻醉不起反應的肚皮上劃切下去，皮膚裂開，脂肪層、肌肉、黏膜、子宮……19床握住我的手驟然間收緊了，咬著毛巾的口腔裏發出含混不清、低啞卻絕對撕心裂肺的吼叫聲，身體在產床上劇烈地顛抖著、痙攣地顛抖著……她的臉因疼痛而變形，我不忍目睹，眼淚成串地往下掉。那是一種怎樣的疼痛！那是怎樣的一種母愛！終於，胎兒終於被取出來，那張小臉已經青紫。臍帶繞著了頸部，因為缺氧，他的臉已經青紫。幾分鐘，她大汗淋漓的身體開始鬆弛，而這時，在李醫生有節奏的拍動下，嬰兒吐出了口中的污物，終於發出了第一聲微弱但清晰的啼哭。即將昏睡過去的母親似乎聽到了這聲音，努力地睜開眼睛朝孩子瞥了一眼，眼皮就沉甸甸地合上了。我為她解開固定的帶子，才發現她的手腕和腳腕處都已經磨出了血。而我

的手，也像骨頭 斷裂了一樣，劇烈地疼痛著。

我怎麼也沒想到，那一眼是 19 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雙恬靜愛笑的眼睛合上之後，就再也沒有睜開。三天後，她就因為手術併發敗血症，抗生素治療無效，深度感染，永遠離開了人間。所慶幸的是，那孩子 hiv 原體測試為陰性。我們的醫療個案多了一個 成功例子，聽說市裡的報社和電視臺都要來採訪這個愛滋母親成功分娩

的健康嬰兒。我在清掃了那間病房時，在她的枕頭底下，發現了她留給 孩子的信。有字，還有圖。最上面一頁畫著一個大大的太陽，太陽下一 雙小小的手。她給孩子寫到：「寶寶，生命就是太陽，今天落下去，明天還會升起來。只是每天的太陽都會不同。」下面署著一個漂亮娟秀的

名字：「婉婷」。我第一次後悔，我這些日子來一直叫她 19 床。孩子出院的時候，我把信 交給那個父親，他的眼睛紅腫的厲害。孩子也在哇哇的大哭，好似也知道媽媽走了。我把那張畫著美麗太陽的圖畫在他眼前晃

動著，他立即不哭了，興奮地伸出手揮舞著，要抓住這封信。